

文學初步讀物

身 獻

高爾基著

庫克雷尼克賽插圖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國圖書集成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經 部 四 庫 全 書

人 民 出 版 社 經 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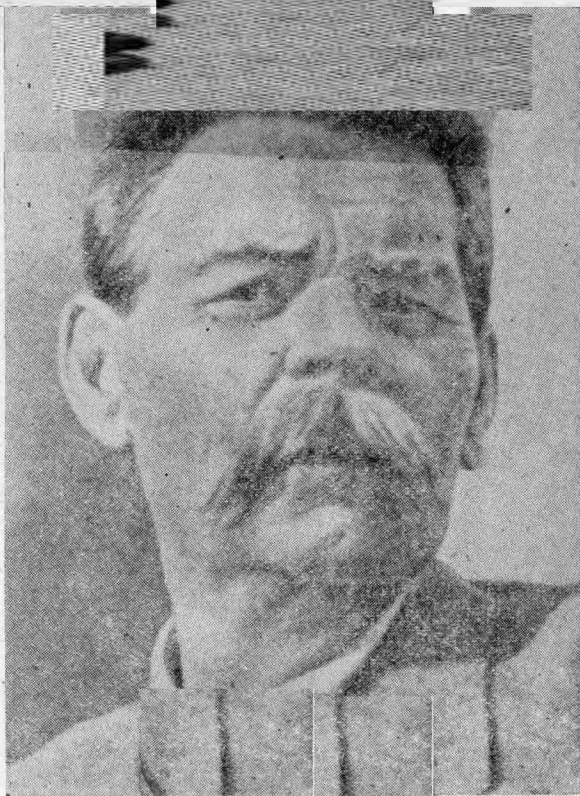


出版說明

我們出版這個『文學初步讀物』，是為了適應廣大羣衆迫切的要求，使他們有適當的初步的文學讀物，並從此開始去進一步接觸更多的文學作品。

文學初步讀物的編選範圍大致分四方面：一、在古典文學遺產中比較容易了解的作品；二、『五四』以來有代表性的短篇作品（或長篇中的片斷）；三、當代作家們的創作及羣衆創作中已有一定評價的短篇作品（或長篇中的片斷）；四、翻譯外國文學中可供學習的優秀作品。

所選作品都曾根據可靠版本作過校訂，翻譯作品則選擇可靠的譯文；都加了必要的註解（普通辭典上可以查考的用語，不再加註）；每種並附插圖數幅。



作者介紹

高爾基（一八六八—一九三六），是蘇聯的偉大作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從一八九二年他寫的第一篇小說瑪卡爾·朱德拉起，直到他逝世止，他的四十多年的文學工作是和俄國的革命運動與蘇聯的文化建設分不開的，並且對世界革命文學的發展起了極大的影響。

他一生中寫了很多作品，有小說、劇本、詩歌、政論等。除此以外，在教育青年作家與領導文化活動上，也有很多的貢獻。

本書說明

這是高爾基的長篇小說母親的最後三章。全書寫俄國工人階級為了反對沙皇統治，祕密地進行着革命工作。工人伯惠爾的母親在她的兒子的感染和影響下，階級意識被喚醒了，她勇敢地參加了革命工作。伯惠爾被判流放之後，她冒着危險去送傳單，在車站上被特務釘住不能脫身，她就公開地散發了傳單。敵人雖然把她捕去，而她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獻身

走出法庭，母親吃了一驚，只見夜色已經籠罩着城市，街上點着燈，星照耀在空中。法庭附近擠滿着一羣一羣的人，寒冷的空氣裏，雪沙沙地響着，年輕人的聲音雜七雜八地喧嘩着。一個戴灰色風兜的人對西淑夫的臉上看了一下，急急忙忙地問：

『判了什麼？』

『流放。』

『都是流放嗎？』

『都是流放。』

『謝謝！』

那人走開了。

『看見沒有？』西淑夫說，『大家在問呢……』

忽然十來個男女青年把他們兩個團團圍住，並且很快地發出呼喚別人的

聲音。母親和西淑夫站住了。他們問起判決，問起那些被告採取什麼態度，有誰講話，講了什麼話。在所提的一切問題裏面，都帶着相同的強烈的好奇口吻，——這種真誠而熱烈的好奇口吻促使她產生了一種想叫他們滿足的願望。

『諸位！這是伯惠爾·維拉索夫的母親！』有人不很響亮地喊了出來，於是，雖然不很一致，可是大家很快就靜默下去。

『請你和我握一握手！』

一隻有力的手緊緊地握住了母親的手指，有人興奮地說：

『您的兒子是我們大家的英勇果敢的榜樣……』

『俄羅斯工人萬歲！』傳出一陣響亮的呼喊聲。

這種呼喊聲傳播得很快，到處響應起來。人們從四面八方跑來，擠在母親和西淑夫的周圍。空中急促地傳來警察的警笛聲，可是這種顫抖的聲音壓不倒羣衆的呼聲。西淑夫微笑着。母親覺得一切都像是一個美麗的夢。她也堆着微笑，一面跟人們握手，一面點頭。幸福而光明的眼淚噙住了她的喉嚨，她的兩腿疲倦得發抖，可是充滿着喜悅的心吸收了周圍的一切，好像明



淨的湖面一般地把印象反映出來。在她身邊，有人清晰而激動地說：

『同志們！侵吞俄羅斯人民的怪物，今天又用牠那貪慾的嘴吞下了……』

『母親，我們走吧！』西淑夫說。

這時候，突然莎夏出現了，她攙住了母親的手，很快地把她拉到街道對面去，她說：

『走吧！——看樣子，要打人了。或許還要抓人。判流放嗎？西伯利亞嗎？』

『是的。』

『他講得怎麼樣？可是我知道他會怎樣講。他當然比誰都堅強、單純，比誰都威嚴。他又敏感，又溫和，就是不肯表現自己罷了。』

她這種興奮的低語，這種富有情感的話，鎮靜了母親的不安情緒，使她振作起來。

『什麼時候到他那裏去？』母親把莎夏的手按在自己身上，輕輕地、親切地問。莎夏很有自信地望着前面回答說：

『祇要找到人，祇要有人接替我的工作，我立刻就去。我不是也在這兒

等待判決嗎？大概他們也要把我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的，——那時候我會要求流放到他所去的地方。」

後面傳來西淑夫的聲音：

「那時候請你代我向他們問好！一提西淑夫，他就知道，我是菲育特爾。
瑪琴的舅舅……」

莎夏站住了，回轉身來和他握手。

「我也認識菲育加。我叫亞歷山特拉！」

「父名呢？」

她望了他一眼，回答說：

「我沒有父親。」

「過世了嗎？……」

「不，他還活着！」那姑娘激動地回答，她的聲音裏和臉上都流露出一種固執而堅決的樣子，「他是地主，現在當村長，他是剝削農民的……」

「原來如此！」西淑夫抑鬱地應答着，他沉默了一下，和那姑娘並肩走了幾步，側過頭來說：

『哦，母親，再會了！我往左邊走了。再會，小姐，——你對待父親好厲害啊！當然嘍，那是你的事情……』

『假使你的兒子是個敗家子，對大家有害，被你討厭——你也會這樣說吧？』莎夏熱情地說。

『哦，——我也會這樣說！』老人很自然地說。

『那就是說，在你是正義比兒子還要寶貴，在我是正義比父親還要寶貴……』

西淑夫搖着頭笑了笑，然後嘆了口氣說：

『哦——哦！你真會說話！和你在一起久了——老年人也會被你說服，——你很有主見！……再見了，好好保重！對人親切些吧，啊？再見，尼洛芙娜！假使碰到伯惠爾，請你告訴他，他講的話我聽到了。沒有全聽懂，有些話簡直可怕，不過，請你告訴他，——他說得很對！』

他掀了掀帽子，慢慢地拐到街角後面去了。

『看來是個好人！』莎夏用她那帶着微笑的大眼睛望着他的背影說。
母親覺得，今天這姑娘的臉色比往常更溫柔，更和藹。

到了家裏，她們坐在沙發上，緊緊地偎依在一起。母親靜默地休息了一下，又講起莎夏到伯惠爾那兒去的事情。那姑娘沉思地揚起了濃眉毛，睜着那對耽於幻想的大眼睛望着遠方，她那蒼白的臉上洋溢着安靜地瞑想的表情。

『將來等你們有了孩子，我就到你們那兒去，替你們照料孩子。那時候我們也不見得會比現在差。伯夏一定找得到工作，他是很能幹的……』

莎夏用試探的眼光望着母親，問道：

『可是你現在不想就到他那裏去嗎？』

母親嘆了口氣說：

『我去對他有什麼用呢？假使他有機會逃走，反而要拖累他。而且他也不會同意我去的……』

莎夏點了點頭。

『他是不會同意的。』

『而且我還有事情要做！』母親又稍帶高傲地說。

『對呀！』莎夏沉思地說，『那很好……』

● 伯夏，就是伯惠爾。

突然她哆嗦了一下，像從身上震落些什麼東西似的，單純地低聲說：

『他是不會在那裏住下去的，他當然要走的……』

『那麼你怎麼辦呢？到那時候孩子可怎麼辦呢？……』

『到那時再說吧。他一定不會顧到我，我也不想去拖累他。和他分離，在我當然是很痛苦的，不過我一定能夠對付，我決不連累他，決不連累他。』
母親覺得，莎夏是說得到做得到的，她開始憐惜起莎夏來，於是抱着她

說：

『我的親愛的！那時你多辛苦啊！』

莎夏全身挨在母親身上，帶着溫和的微笑。

這時尼古拉來了。他很疲乏，一面脫衣服，一面急急忙忙地說：

『哦，莎夏！趁還沒有出事，快走吧！今天早起就有兩個暗探釘我的梢，而且釘得這樣露骨，看樣子是要抓我。我有預感。一定是什麼地方出了事。

對啦，我這兒有一份伯惠爾的演說稿，決定將它付印。請你拿到柳德密拉那裏，請她幹得快些。伯惠爾講得好極了，尼洛芙娜！……當心暗探！莎

夏……』

他一邊講話，一邊將他凍僵了的兩手使勁搓了一下，走到桌子旁邊，開始急急忙忙地拉出一隻隻抽屜，把裏面的文件一一加以整理，有的撕碎，有的擱在旁邊，神色很是憂慮和焦急。

『不久以前我才整理過，現在又亂七八糟地堆積了這麼許多，——媽的！我看，尼洛芙娜，你最好也不要在這兒過夜，啊？碰見這種事情是很掃興的，而且他們或許也會把你抓去，——可是你還得拿了伯惠爾的演說稿到處去奔走呢……』

『哦，把我抓去，對他們有什麼用呢？』母親說。

尼古拉舉起手來，在眼睛前揮了揮，確信地說：

『我的嗅覺很靈。同時你也可以幫助幫助柳德密拉，啊？可以逃，還是逃吧……』

母親覺得，有可能參加她兒子的演說稿的印刷工作，那是很愉快的，所以她回答說：

『既然如此，那麼我就走吧。』

她這樣自信地低聲說着，連她自己 also 覺得很突然：

『現在我是什麼也不怕了，——託你們的福！』

『那好極了！』尼古拉看也不看她，叫起來，『可是請你告訴我，我的皮箱和內衣放在哪裏？要不然不論什麼都給你管得緊緊的，我連自己的財產都不能自由處理了。』

莎夏默默地把紙片投到爐子裏去燒燬，燒完之後，又仔細地把灰爐攪和在一起。

『莎夏，你快走吧！』尼古拉對她伸出手去說，『再見！不要忘記，看到有什麼有趣的書，別忘了給我送去。哦，再見，親愛的同志！留神些……』

『你打算住很久嗎？』莎夏問。

『誰知道啊！我大概一定要出事。尼洛芙娜，同她一起走吧，啊？釘兩

個人的梢總要困難些，——好嗎？』

『好吧！』母親回答說，『我就去穿衣服……』

她仔細觀察尼古拉，但是除了臉上常見的那種和藹可親的表情已經被憂慮的神色所蓋住之外，什麼也看不出。在母親看來，在這個比任何人都要可貴的人的身上，沒有一點點不必要的忙亂的動作，沒有一點點激動的跡象。

他向來對一切人都同樣地注意，對一切人都很親切，都一視同仁，而且總是鎮靜而孤獨，在大家看來，他依然和以前一樣，總是他自己心裏有數，有着預見。但是她知道，他最接近她，她也以一種謹慎小心的、好像沒有自信的感情愛着他。現在她不禁非常憐惜他，可是她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因為她知道，假使她流露出這種感情，尼古拉一定會慌張、害羞起來，又要和平時一樣露出有點可笑的样子，——而這是她所不願看到的。

母親又走進房裏來，尼古拉正在和莎夏握着手說：

『好極了！我相信，這對於你，對於他都很好！一點點個人的幸福——那是沒有害處的……你準備好了嗎，尼洛芙娜？』

他帶着微笑，整了整眼鏡，走到母親面前。

『哦，再會了！我想總要三四個月，一年半載！一年半載——這時間很長了……請你保重自己，啊？讓我們擁抱一下吧……』

又瘦又長的他，用強健的手抱住母親的脖子，望着她的眼睛，笑着說：

『我真好像愛上了你了，——老是這樣擁抱！』

母親默默地吻他的前額和面頰，兩手發着抖。為了不讓他發覺這些，她